

禅心残心

林清玄
著

林清玄典藏作品集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禅心残心

林清玄
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禅心残心 / 林清玄著. —石家庄 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15.5

(林清玄典藏作品集)

ISBN 978-7-5545-0897-8

I. ①禅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7619号

冀图登字: 03-2014-011

书 名 禅心残心
作 者 林清玄
责任编辑 袁淑萍 高群英 吴 静
美术编辑 牛亚勋
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

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 www.hbep.com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)
发 行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00千字
印 数 1-10000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
书 号 ISBN 978-7-5545-0897-8
定 价 33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: 010-67887676转816

发行电话: 010-59307688

自序

水永远是平的，慧心也是

汾山禅师和他的徒弟仰山到田间散步。

春天的水田，青葱美丽，在山坡上，一片一片的连绵。

汾山突然对仰山说：“你看，这一块田，这边高，那边低。”

仰山说：“师父，您错了，是这边高，那边低。”

汾山说：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站到中间向两边看，就知道是哪一边高。”

仰山说：“不要站在中间，也不要只看两边。”

汾山说：“那么让我们用水平来量高低，因为没有东西比水更平了。”

仰山说：“水也没有一定的体性，它在高处是平的，在低处也是平的。”

汾山听了大为赞赏，就给了这个徒弟印可^①，两人继续在春天的田原中散步。

① 印可：佛家谓经印证而被认可，禅宗多用之。亦泛指同意。

我曾在被烦恼所困的日子读到这则公案，心立刻像水一样平坦了。

我们的心念如流水漂流，看来动荡不安，但只要我们能止息，水立刻就平静了，水在高处是平的，在低处也是平的；水在方形里是方的，水在圆形里是圆的。

水不断地随处境改变，但它的本性并不一定变，它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。心也是一样，只要我们发现或触及那不变的本质，烦恼还能在何处附着呢？

如果我们因烦恼而陷入忧郁的情绪，忧郁可以大如天；如果我们平心静观，忧郁也可以小如毫毛。

在《华严经》里，佛陀问普贤菩萨说：“你的神足通达到什么样的境界？”

普贤说：“于一念顷，能游三千大千世界。”

佛陀拔起一根毫毛，化成一个世界，让普贤到那个世界游历。

普贤游了三天三夜，还不能触及边际。

于是，佛说：“于一毫端，现诸佛刹；尽大千世界，乃一微尘。”

“芥子纳须弥，不见其小；须弥纳芥子，不见其大。”

在智慧的海里，不只没有高低，也没有大小！

这也可以用来解决生命的困境，在此人眼中，大如须弥山的烦恼，在彼人眼中，却小如芥菜的种子。

在这个人心里，被全世界所包围的忧郁，在那个人心里，却仿若一根毫毛。

差别在于能否找到那放在何处都是“平”的本质。

当我们看见那个“平”的本质，“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，人从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”。一切高深的禅悟禅诗，都变得简单易解了。

我只会点金成铁

有一位云水僧从远方来参访真绝云照禅师，刚见面就说：“大师，丹药一粒，可以点铁成金；至理名言，可以点凡成圣。请大师教我一句至理名言吧！”

云照禅师说：“你没听说我不会点铁成金，只会点金成铁吗？我更不会点凡成圣，只会点圣成凡！”

僧人不知道师父在打破他的分别心，说：“师父会点金成铁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还是请大师教我一句至理名言，让我从凡夫转成圣人吧！”

“你不好好想想我的话，有一天一定会后悔的！”

云照禅师说完，就拂袖而去了。

在我的书案上，抄写了一首六言诗：

云光山光水光，
夜凉月凉露凉。
俯仰悠然自得，
吾生宇宙微茫。

见到的人都非常喜欢，因为它言淡意深，境界高远，以为是古人的作品。

但它是今人晓云法师的作品，题为《幻耶》，是晓云法师于1946年避居广西时写的。这个时期，法师另有一诗，题为《境耶》：

鸟声风声雨声，
书情诗情道情。
若断若续似梦，
是真是幻无名。

我特别喜欢“鸟声风声雨声，书情诗情道情”之句，如果从狭窄的眼光看来，只有道情是金，书情诗情乃至一切世间之情都是铁；但是如果眼光开展，一切都是黄金，一切也都是铁。

这世间的一切，明明白白地展露着，有悟即道、即圣、即是黄金。可是，愚者无知，到处找黄金，只是越找越低

下罢了。

在台湾的高僧中，晓云法师是极少数禅境极高，又善于写诗、著作、绘画的法师。他早年留学印度，足迹遍及世界，又重视教育，创立“云门学院”和“华梵工学院”，他万事万物都关心，万象在他的手里都变得峥嵘华美，点铁成金，转凡成圣。

晓云法师最令我感动敬佩的是，他认为一切的文化与自然都有教化之功，都能化除人的烦恼，生起禅机。

他说：“真是盈天地之间皆艺术也。诗与艺术虽不能直接令人明心见性，了脱生死，可是文字般若，艺术三昧，具有助道因缘，启发微心，开拓慧命，在此炎热、热恼^①的时代，愿文人雅士，善导群心。”

“佛为文父，文化概括文艺、哲学、宗教、音乐等等，一切起居饮食可说也是文化，但使人接触，能令人嗅到人文思想的是文学艺术，其实生活心旷畅达是更高之人文思想，佛是从禅定中启发心灵智慧的开展，是最高的人文思想。”

所以，要化除生命的热恼与人间的忧愁，禅心与智慧是很好的，如若不然，培养人文的思想、艺术的兴味，以寄托情感情思，深之广之，或能使烦恼的铁变成智慧

① 热恼：谓焦灼苦恼。

的金，凡俗的种子生长出圣洁的花果！

为了美而种兰花

金代禅师很喜欢兰花。

在禅寺的庭院里，金代禅师种了几百盆的兰花，各式各样，品类非凡。一年四季中，禅寺都开满了美丽的兰花。

与其他的禅师一样，金代禅师也打坐念佛、讲经说法；不同的是，只要一有空，他就去照顾兰花，在兰花上花费的心血，简直与佛堂一样多。

有的徒弟就在揣测：“师父在讲经说法的时候，一心想的都是兰花。”

有的信徒就说：“金代禅师没有子女，兰花就是他的子女。”

还有的信徒说：“兰花就是师父的生命。”

总而言之，徒弟们都知道弄坏了师父的兰花是不得了的事。

有一天，金代禅师有事外出，叫一个弟子为兰花浇水，因为徒弟太紧张了，不小心碰倒了花架，把整架的兰花都打翻了。

不只打翻花架的徒弟吓坏了，整个寺院一片恐慌，

大家都在想，师父看到心爱的兰花，有的折断，有的破损，不知道会多么生气呀！

金代禅师回来了，知道兰花被打翻的事，却一点儿也不生气，这使弟子们大感意外。

禅师说：“我喜欢兰花，为的是要用兰花供佛，可以使心更美；为的是用兰花美化寺院，使环境更美。我是为了美而种兰花，不是为了想要生气才种兰花。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无常的，执着于心爱的事物，不知道放下，那不是禅者所当为呀！”

弟子们听了，大受感动，更加努力地修行。

金代禅师的兰花变得更有价值了。

这世间的一切因缘，都是为了美而存在！为了欢喜而存在！为了提升我们的智慧而存在！

我们是为了美好的爱而结婚，因此要尽心尽力，温柔相待，我们不是为了想生气才结婚的。

我们是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，因此要谦逊退让，与人为善，我们不是为了找气受才上班的。

我们在心里的每个角落遍植兰花，使一切美好。但在花架倾倒之时，我们也能无怨，因为一切是为了美好，不是为了怨愤。

我们深信，一切的因缘、一切的宇宙，都是依照因

果的法则而进行。

因果法则是，凡生起的必会散灭，是无常的，在无常中，我不执着，随时准备放下。

因果法则是，凡美好的因必循着轨道，回报美好的果，虽然看不见轨道，也抓不住果，但永不失去美好的第一因。

第一因是美的，轨道就会美，也会通向美好的旅途。

现在，就把恩仇泯灭

达摩祖师圆寂之后，唐代宗赐号为“圆觉大师”，并为他立了一座塔——“圆觉大师空观之塔”。

学习禅道的人，因为仰慕达摩祖师，一生都会到“空观之塔”朝拜一次，祈望祖师能开智慧。

有一位禅僧到塔上朝拜之后想到，既然天下的大和尚都会来朝拜，不如自己留下来守墓，这样不用到处云水参访，就能与诸大师会面，又能天天祈求达摩祖师开智慧，不正是一举两得吗？

于是，他就留下来守塔，守得日子久了，他的名字被人遗忘，大家都称他“空观塔主”。

名不见经传的小和尚变成“塔主”，久了之后，吾我贡高，忘了守塔的原意，对来朝拜的人也没有那么谦虚

礼貌了。

有一天，达摩祖师的第十一代传人，鼎鼎大名的临济禅师也来拜塔，还没有进塔，就被“塔主”拦住了。

“塔主”问他：“请问长老，是先礼佛呢，还是先拜祖？”

临济说：“我来这里的目的，既不是礼佛，也不是拜祖！”

“塔主”听了，非常不悦，说：“你千里而来，既不礼佛，也不拜祖，佛陀和祖师到底与你有什么冤仇呢？”

临济反问道：“你这么护持佛陀和祖师，究竟佛陀和祖师对你有什么恩情呢？”

“塔主”被机锋所阻，怔住了，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，自己守塔多年，心智不能进展，大感惭愧，问道：“今后我该如何自处呢？”

临济禅师说：“泯灭恩仇，体会佛法平等，才能见到祖师的本来面目呀！”

“如何体会？”

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；但莫憎爱，洞然明白。”

临济禅师引了三祖僧璨在《信心铭》里的话，我曾注解过这段话：

完美的道一点儿都不难呀！

只要不执着自己所挑选的，

放下了怨恨，也放下了爱恋，
道就完美地、清晰地显示了。

佛陀与祖师是多么崇高，但对于习禅的人，既没有冤仇，也没有恩情，一切的恩仇都是自己的生灭呀！

“至道”，最完美、最伟大的道，要泯灭恩仇才看得见，世间的道不也是如此吗？

最欢喜、最悲痛时，都会流下一样咸味的眼泪。

怀恩与复仇，在最内在、最本质的部分，都会使我们失去平常心。

铅泪结，如珠颗颗圆。

移时验，不曾一颗真。

——澹归禅师

那一颗颗亮如珍珠的眼泪，只要时间一过，仔细地验证，没有一颗是真实的。

恩和仇、爱与恨，转眼都要成空。

悲和欢、成与败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，最终都会寂然。

但那都要在知天命的年纪才稍稍触及，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答案，也就能提早释

怀吧！

“不要死守空观之塔，要真正地进入空观。”——这才是临济禅师想对我们说的话。

生命的弹性

有一位居士，因为受不了俗世的烦恼，就在深山的寺院出家，受了戒，成为比丘。

他在山中过了一个月，因为受不了寂寞，下山还俗了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他受不了红尘的嘈杂，又上山剃度。

再过了一个月，他再度因为受不了山上的空寂，下山还俗。

不久，他又上山。

他的师父没有立即为他剃发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这样来来去去，既安不下心，也放不下烦恼，不如你就在山腰上开一间茶亭，想上山就上山，不必认真出家；想下山就下山，不必认真还俗。这样你过得快乐，还可以给下山的人解渴，给上山的人清凉呀！”

他听了师父的话，在山腰开了一间茶亭，过着快乐的生活。

我读佛教的戒律，读到比丘可以出家七次，还俗七

次，到第八次就不能再出家了。

当时大惑不解，为什么佛陀要给人这么大的弹性，而不是一次解决呢？

后来才懂得，许多生命中的事，不是一次的选择所能决断，往往是来回往复，才能逐渐理清，慢慢确立。

出家是好，在家也是好。

身心安顿的人，在何处都是好的。

如果烦恼不能平息，在家混乱，出家寂寥，只是徒增身心的捆绑，还不如在山腰边上自由地来去。

不只身体位在山腰上，心也能在佛堂与尘世之间，有时爬到山顶，享受凉风吹拂；有时进入人群，听听红尘之声。保持生命的弹性，心性柔软，生活快乐不是很好吗？

菩萨也者，不是在山腰的凉亭卖茶的人吗？

这就是最好的一刻

二十几年前，我醉心于禅宗，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习禅、打坐、参公案。

闲暇的时候，随手写下禅宗的笔记，在报刊上发表，名为《禅心大地》。

这一系列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，后来结集成书，分

别命名为《好雪片片》《香水海》《会心不远》。

再后来，授权海南出版社以《林清玄说禅》为书名出版了一套三册的禅书。

版权到期后，我把这些书的版权收回，重新整理编选，集成《佛法活法》《禅心残心》两册书，交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以典藏版出版，这也是本系列书最精美、最为完整的一个版本。

一般人讲到“佛法”，都会感觉到遥远、不可亲近。其实，这是对佛法的误解，佛法是生活之法，生活中只要有觉、有悟、有更高的追求，契入更广大的时空，就是在与佛法相应。

一般人觉得“禅心”，一定是离心的存在，其实不然，禅心是在生活里留下一点残存的心。一般人的生活，过了就是过了，了无痕迹。禅者不同，生活中自然会有领略，自然会生起感应，从感应中生出智慧。因此，生活是过了，悟，却留了下来！

我渴望这一套典藏版的出版，让读者能在平凡的生活有所体悟，体悟到生活中就有深刻的智慧，也体悟到禅心不必外求，是自家的本来面目。

活法改变了，心境改革了，慧心就平了，美好就确立

了，恩仇就泯没了，生命就有了弹性了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那条日光大道，不是明明白白就在眼前了吗？

林清玄

2014年春天·台北双溪清醇斋